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古本水滸傳 第二十七回 飛毛腿水泊請徐寧 金槍手陣前擒呂振

話說阮小五見呂振向斜刺裡逃走，拍馬追趕，追了一大段路，看看將要趕上，不提防馬足踏空，轟隆一響，阮小五連人帶馬，跌下陷坑。要想掙扎，哪裡還來得及，就吃上面伸下幾把撓鉤，把人在馬背上搭去。呂振見擒了阮小五，回馬過來，揚聲大叫道：「賊人聽著，你們的賊首已被拿下，何苦爭持，快快齊來束手受縛，免得一死。」阮小二當下氣忿冲天，也不騎馬，手捻撲刀，大踏步直搶過去，舉刀就砍，呂振急架相迎，二人又自鬥住。九節連環棍這件東西，本是一種最厲害的兵器，又兼九頭鳥力大無窮，武藝過人，教那只精於水底功夫，陸地上並不了得的阮小二，如何抵擋。二人鬥到十合以外，九頭鳥呂振窺個空，喝聲：「著」，一棍子打去，阮小二算躲得還快，肩尖上只帶著一點，早已耳內啞啞，眼花繚亂，翻身栽倒，被官軍探出十幾把撓鉤，把阮小二活捉去了。陳達、燕順見二阮被捉，大叫：「還我人來！」二馬齊出，各舉手中兵器，拚命向呂振殺來。呂振哪在心上，左擋右架，全不費力。沒多幾個回合，陳達兵器和連環棍一擊，震得虎口生疼，慌忙跳出圈子；燕順也覺不敵，跟著就撥馬而走。呂振指揮官軍，乘勢掩殺，梁山泊人馬大敗，直退數里，呂振安然押了二阮兄弟，回城繳令去了。陳達、燕順退下數里，計點人馬，折損不少，二阮又被拿去，軍中無主，只得回歸山寨，將情告稟宋江知道。宋江大怒道：「俺們沒曾惹他，他倒反來撩撥人，受了恁般恥辱，怎可干休！」陳達、燕順齊稱：「二阮被擒，性命危在旦夕，金鄉那個將官武藝過人，異常兇勇，務請哥哥迅速發兵施救。」這時傍邊惱動霹靂火秦明，挺身而出道：「量這個小小縣城，有多大能人，擅敢如此猖獗，此恥不洗，俺梁山泊倒盡威風，願請哥哥將令前去，立斬此人。」宋江道：「好！」立令秦明引軍馬五百，步軍一千，帶領陳達、燕順，剋日殺奔金鄉，劉通隨軍前去，往來哨探。秦明等奉令而去，又令楊雄、石秀，各引精兵五百，為第二起，相助秦明攻打，楊雄、石秀奉令而去。次日，宋江再令史進引後應人馬，雷橫為副，趕奔金鄉接應，三起人馬奉令，陸續下山去了。卻說活閻羅阮小七，當日聽了老母一番說話，哪裡忍耐得住，就悄悄上山，拜見宋江，說道：「兄長，你也太會作弄人了！俺的二位哥哥在金鄉縣失陷，不該瞞得鐵桶相似，不使兄弟得知一點消息，俺今沒有別的話說，只求引兵去那裡救取，伏乞哥哥恩准！」宋江道：「不是俺有心瞞你，為的是你性子不好，恐怕再出亂子；你今既有心要去，明日便行。」阮小七聽了大喜，退回水寨。

直到次日，正在打點動身，忽見劉通回山，只說：「金鄉戰事厲害，不易得手，今奉秦明之令，趕奔回來，要取一人下山破敵。」阮小七心上捏一把汗，也不及問二位哥哥吉凶下落，要緊跟劉通來見宋江。劉通即行告道：「秦統制人馬那日行抵金鄉，不料官軍早已離城埋伏，俺們催趕上前，冷不防兵馬突出，慌亂之中，俺們被殺得大敗虧輸，倒退數里，若沒楊、石二頭領接應兵到，爭些兒全軍覆沒。秦統制不由大怒，收拾人馬，重行沖殺向前，只見對面推出十幾輛陷車，官軍高聲叫喊著，只說拿下俺們的頭領，盡都要押入陷車，專等拿到了……」劉通忽然住口。宋江問道：「為甚不說了？」劉通道：「小人不敢說。」宋江道：「俺不來怪你，但說無妨！」劉通磕了一個頭，才行起身說道：「他們說，專等拿到了宋江、盧俊義，一併解京請賞。」阮小七在傍大叫道：「這也可惱，若不殺這班狗男女，誓不為人！」宋江又問道：「以後怎樣？」劉通道：「當下秦統制勃然大怒，縱馬而出，官軍中出來一人，便是拿阮頭領等去的九頭鳥呂振，十分了得，和秦統制打了數十回合，不分勝負。錦毛虎燕頭領看得眼裡出火，待等秦統制退下，他就出馬交鋒，沒多幾合，就吃呂振在馬背上拿去，這一陣折了不少銳氣。雷都頭說道：「他也不過一個腦袋，兩條膀臂，恁地兇猛，俺不服，定須和他拚個死活！」秦統制也道：「俺們很大一座山寨，若贏不得這等人，須壞了往日聲名。」次日，雷都頭出陣搦戰，連殺二人，第三個又是九頭鳥出馬，好厲害，鬥到半中間，雷都頭吃他一棍打倒，多虧搶救得快，不曾被他拿去。楊、石二頭領也出陣打過，可也奈何他不得。雷都頭因吃了一棍，今在軍中養傷，好不忿恨。眾頭領商議之下，史頭領道：「九頭鳥本領未必通天，只是那兵器厲害，不易抵敵。這兵器是有名的九節連環棍，使用時能長能短，能柔能剛，除了鈎鑷槍以外，別種兵器都非其敵。」秦統制聽了，便說：「俺們金槍手徐頭領，當過金槍班教頭，不是慣會使鈎鑷槍麼？不如請他下山，把這惡人除掉，也早一日完了公案。」大家說：「好！」秦統制便命俺回山，要請徐教頭迅速前去。」宋江聽畢，立將金槍手徐寧喚到，說明因由。徐寧遵令，即引劉通、阮小七帶領五百馬步槍手，趕著下山去了。

再說金鄉無常鬼鄆知縣，連拿了阮小二、阮小五、燕順三人，好不快活。九頭鳥主張，將三人當地處決，梟首示眾。小張良道：「不可，這等處置，太便宜了強人，並不希罕。俺今思得一法，趕快打造二十輛囚車起來，他們來一個捉一個，來兩個捉一雙，待拿得多了，一併解送京師，凌遲碎剮，明正國法，這一來也顯了我們功勞。」鄆知縣道：「高太尉與梁山泊賊人誓不兩立，常說能得一日手刃幾個賊人，也消了胸中惡氣。我們倘將賊人解去，一個個都是活口，太尉哪不歡喜，定要把俺提拔，你們也都得重賞。」大家正在談論，忽報：「賊人增添人馬到此。」其實這是史進後應兵到。鄆知縣聞報大驚，說道：「梁山泊有千軍萬馬，倘使大舉前來，只這小小城池，如何抵敵？」小張良道：「不勞憂慮，兵在精而不在多，他便一齊都到，俺只消略施小計，殺得他片甲不回。」一面小張良就備下告急文書，教一個心腹懷藏出城，趕緊往州裡求救。哪知此人行至半路，就被楊雄部下嘍囉拿獲，獻到營中，吃楊雄搜出告急文書，把人也殺了。

卻說金槍手徐寧引領軍馬下山，兼程前進，直抵金鄉。徐寧教軍馬紮下，和秦明、楊雄等會合了。阮小七忍耐不得，即行沖出陣前，破口大罵，只叫：「九頭鳥出來領死。」九頭鳥呂振大怒，即行提棍上馬，出到陣前。但見阮小七身騎高頭馬，手捻筆管槍，往來馳騁，耀武揚威。呂振大叫：「殺不盡的草寇，俺們囚車正多，待拿下了，一併解上東京。」這個如一團烈火，那個似半天霹靂，彼此更不多言，二馬相交，急行動手。呂振的連環棍神出鬼沒，阮小七哪裡是他對手，不上十個回合，撥馬便走。呂振喊聲：「強賊休逃！」拍馬趕來，惱了霹靂火秦明，舞動狼牙棒縱馬而上，就將呂振接住。鬥到二三十合，秦明依舊不能取勝，退下陣去。只聽得梁山隊裡一聲炮響，又出一員頭領，手舞三尖兩刃刀，催坐下馬，如飛出陣，大叫：「潑皮賊，俺九紋龍史進來取你狗命。」呂振也不答話，待到切近，便起連環棍蓋頂而下，史進舉刀急架，只見棍來刀擋，刀去棍迎，抖擻精神，各不相讓，征塵影裡，擡起了半天殺氣，萬道寒光，真個是一場龍爭虎鬥。二人直殺到三十個回合以外，史進見不能取勝，便格開兵器，撥馬而走。且走且叫道：「惡賊少待，俺去請你的祖宗來也！」呂振聽了不懂，扣馬抬頭，只見梁山隊裡又是一聲炮響，飛出二百名步槍手，中間馬上擁定一員頭領，著地卷至。那員頭領果然氣概，頭戴冲天鳳翅盔，身穿雁翎鎖子甲，外披綠羅繡花袍，足登堆雲縷嵌靴，坐下桃花點子馬，手仗祖傳鈎鑷槍，堂堂一表，凜凜神威，兀的不是金槍手徐寧，馬後繡旗上鬥大一個徐字，寫得分明。徐寧馬到，高聲叫道：「九頭鳥聽著，俺乃金槍手徐寧是也！昔年俺在京師，曾做過禁軍金槍班教頭，偌大聲名，俺若和你交鋒，便勝了你也沒多大希罕，俺方才見你棍法純熟，武藝過人，倒是一條好漢；可惜屈居賊官手下，一世沒得出頭，何不幡然悔改，把那賊官除滅，放出俺們三位頭領，同上樑山泊替天行道，共圖快樂。若自執迷不悟，定要和梁山泊作對，莫怪俺的金槍起手無情。」呂振哈哈大笑，將手中棍子舉起道：「俺倒有意，只是這個夥計不肯。」徐寧喝聲：「放屁，俺有心將你抬舉，你卻不識好歹，猖獗如此，來！來！俺金槍上見個高低！」說話剛畢，呂振棍子已到，徐寧大怒，捻槍便戰，一來一往，一去一迎，兩匹馬兒轉風燈相似，把塵沙激揚起數尺，只覺得風雲黯淡，殺氣旋繞，兩邊陣上，齊聲吶喊助威，驚天動地。鬥到分際，徐寧奮神威喝聲：

「著」，槍尖兒一起，望呂振前胸直進。呂振心慌，舉棍急架，不想連環槍槍鉤絆住，一個要緊收回棍子，一個也急欲掣槍，彼此用力一攪，連環棍竟迸去一截，飛墜地上。徐寧的槍剛得掣轉，呂振一棍又到，徐寧連忙掉轉槍桿，用力格開；只一下好險，倘使手腳慢得半點，准被呂振打於馬下，兩方看的人都驚呆了。徐寧格開棍子，趁勢撥轉馬頭，打個圈兒，挺槍再戰。呂振這棍子雖是使用慣的，但忽地少去一截，覺得老大不便；徐寧看得清楚，敵人已無心戀戰，似要退走，忙把一枝槍緊緊逼定，哪裡肯放鬆半點，二人又鬥了十來合，徐寧賣個破綻，讓他棍子打來，背轉一槍，呂振腿股上刺個正著，大叫一聲，栽下馬背，官軍隊裡欲思搶

救，哪裡得及，早被徐寧的步槍手飛出，橫拖倒曳，捉將去了。徐寧將長槍一擺，梁山泊人馬乘勢掩殺過去，接著聽得炮聲幾響，官軍後隊也自慌亂，紛紛潰走。原來楊雄、石秀引領一枝人馬，從西門殺奔而入，奪了城關，城頭上已豎起梁山泊旗號了。這時人人膽裂，個個心驚，自相踐踏，傷亡者不計其數。阮小七當下立馬陣前，見官軍潰敗，一馬當先，殺奔向前，沖至城關左近，只見數十官兵，簇擁著馬上一員官兒，一窩風捲將過來，那兵士猛如狼虎，將人亂殺亂剝，奪路而走。只聽得眾百姓哭哭啼啼，有的在高叫道：「縣尹老爺，這時候還只亂殺人，你也忒煞心硬了！」阮小七道：「巧事，這狗官卻送到面前來！」便將馬匹一緊，舞動筆管槍，向前直沖過去。槍尖起處，早刺殺了幾人，那官兵發聲喊，一齊都散走了。鄔知縣一看不好，待向斜刺裡逃走，阮小七馬匹已到，只一槍兜心刺下，前胸透入後背，鄔知縣只叫得半聲：「啊呀」，倒撞下馬，吃眾人一陣踐踏，早變做個肉餅，無常鬼真的上陰司去了。這時逃難的百姓更多，兒啼女哭，尋妻覓子，鬧成一片。阮小七便在馬上大叫道：「爾等百姓不要驚慌，俺梁山泊好漢只殺貪官污吏，不害良民，你們快快住了，不要逃走！」在這混亂之中，阮小七恁是高聲叫喊，有的聽不見的，依舊亂奔亂躡，直到梁山泊大隊進城，鳴鑼曉諭，出示安民，眾百姓驚魂才定。

且說阮小七當先入城，走到一條長街之上，只見燕順和二位哥哥滿身血污，對面走來；阮小二手中，提著幾顆血淋淋的人頭。阮小七就高叫：「哥哥，只知你們被九頭鳥拿去，打入陷車，如何會得脫身？」阮小五道：「俺們前日給九頭鳥拿住，囚入陷車，每日教兵士扛抬了，遊行四門示眾。今日又在遊行，楊、石二位頭領攻打進城，殺了監押的官員兵士，打開車子，把俺們三人放了。」阮小二道：「俺們正悶下一肚皮氣，隨手奪得兵器，殺入縣衙，想拿捉那個賊官，卻已不見，便把他一家老幼殺了，割下這幾顆首級，要去城頭上號令示眾，不想卻在這裡相遇，敢問城外如何？」阮小七答道：「九頭鳥給徐寧拿了，賊官鄔知縣被俺殺了，今已無事可做，專等大隊進城。」阮小二便把幾顆首級一丟，說道：「恁地，要他何用！」四人拔步待走，忽見楊雄、石秀拿得好幾員文武官吏，在長街上吆喝過來。接著秦明入城，出示安民，一齊都去縣衙裡，在大堂上排下座位，秦明、楊雄、石秀、燕順、三阮七員頭領，盡行坐定，喝把那班官吏推押上堂，量他們平日善惡，分別輕重，有的殺，有的打放，一一發落完畢。忽聽得阮小五叫道：「不好了，走了一個也！」